

梅季坤 著

海潮

【上】

江南稻农家世传奇 百五十年长歌当哭

CTS



岳麓書社



潇湘梅

〔上〕

梅季坤 著

CIS



岳麓書社·長沙



本书出版得到

湖南省文艺创作扶助基金会

安陵书院暨中山大学文化研究院

资助

安徽宣城中华梅氏文化研究会



上册主要内容简介

元末战乱，南昌农民梅九思携家流落湖南宁乡生根，拉开序幕。清咸丰十年，打虎青年梅继思投湘军，建功升千总，仗义杀洋鬼子，曾大帅妙计开脱，回乡成亲，膝下四子。

光绪甲午年，风杰北上抗日，败后落草，返湘投新军；颂信岳麓书院拜师王先谦，亲历戊戌风云，任教明德学堂。省城米荒，梅继思来长平祟，父子团聚。风杰率骑兵光复长沙，王先谦避居梅家。雅诚任教玉潭学堂，带领学生刘卫黄等反袁反复辟，沙田巧会何叔衡、毛泽东。

1925年初，国民党左派梅雅诚入党，担任县农协委员长，掀起农运高潮。马日事变，中共宁乡县委组织沔山起义，县团防局长梅风杰四处抓共产党，雅诚被捕，老娘临终遗言：“国民党崽，共产党崽，都是我的崽，兄弟手足！”

主要人物介绍

梅继思（1842—1918）湘军千总，上宁乡梅姓族长，义士奇农，儿子国民、风杰、颂信、雅诚。

王先谦（1842—1918）进士，学政，岳麓书院院长，国学大师，继思湘军生死战友。

罗雪妹（1843—1927）女 继思妻，勤俭善良、相夫教子之伟大女性。

梅国民（1872—1938）作田里手，有“大好人”之称。

梅风杰（1874—1950）绿林，副县长兼团防总局局长，族长，解放后被镇压。

梅颂信（1878—1938）秀才，中学副校长，省督学，有“大圣人”之誉。

梅雅诚（1881—1937）同盟会员，宁乡四老之一，刘少奇老师，中共早期党员，县农协委员长，党中央特委交通，烈士。

何叔衡（1876—1935）宁乡四髯之首，中共创建者之一，雅诚友。

程泽湘（1890—1950）进士，诗人，民国初省政务厅长，大士绅，解放后遭错杀。

梅子西（1901—1978）泥木二匠，精于农耕，又一代奇农。

赵清莲（1901—1989）女 丫鬟出身的贤妻良母。

梅子登（1902—1932）杀父入党，红二师大队长，共产党叛徒，风杰子。

梅子坚（1910—2003）老红军，长沙副市长，省人大副主任。雅诚子。

王玉珍 女 省文化局科长，京剧团团长，先谦孙女，子坚妻。

梅子德 小学校长，1957年右派。

梅子健（1911—2003）黄埔五期，抗战英雄，台北警备司令，国军退役将领，风杰子。

吴董 女 台湾潇湘电子公司董事长，子健妻，晚年投资长沙。

梅世媛（1912—1991）老党员，县妇联副主任，雅诚女。

李风洋（1908—1984）雅诚婿，红二师大队长，1937 年被日军掳掠台湾做劳工，久困宝岛，暗通大陆，烈士。

梅光兰 富有经济头脑的农民。

梅宗兰 钨矿工人。

梅耀兰 志愿军功臣，空军团政委，“文革”支左模范。

梅祖兰 书院副院长，教授，人生坎坷，新一代爱国民主人士。

老魏 祖兰同学，侨属，中学副校长，历次运动遭冲击，后迁香港。

梅素兰 女 作家、编审，省民进主委，副市长。

梅国兰 女 红卫兵小将，社会学博士，环保人权主义者。

谈步正 从炊事员升至市政法书记，后成为黑社会保护伞。

李继志 志愿军班长，大队支书，梅花农工商公司董事长，风洋子。

目 录

潇湘梅(上)

(一) 宁乡生根	(1)
(二) 清明祭祖	(14)
(三) 投奔湘军	(25)
(四) 生死兄弟	(38)
(五) 金陵雄风	(52)
(六) 嘉禾堂	(70)
(七) 白雪红梅	(92)
(八) 出关抗倭	(101)
(九) 岳麓拜师	(115)
(十) 戊戌斗法	(137)
(十一) 重阳诗会	(164)
(十二) 明德风云	(174)
(十三) 绿林返湘	(183)
(十四) 大米大米	(202)
(十五) 革命革命	(231)
(十六) 玉潭育才	(258)
(十七) 沙田相会	(273)
(十八) 继思公归天	(286)
(十九) 两次驱李	(314)
(二十) 泥脚巴子	(325)

(二十一) 黑色怒潮	(350)
(二十二) 冰雪红梅(上)	(365)
(二十三) 冰雪红梅(中)	(402)

潇湘梅(中)

(二十四) 冰雪红梅(下)	(445)
(二十五) 红二师	(468)
(二十六) 上海寻父	(491)
(二十七) 子登沉坝	(502)
(二十八) 梅子树枯了	(526)
(二十九) 潇湘狼烟(上)	(554)
(三十) 潇湘狼烟(下)	(576)
(三十一) 农家童年	(592)
(三十二) 火线兄弟会	(623)
(三十三) 抽壮丁	(634)
(三十四) 绿胞衣	(654)
(三十五) 黎明前夜	(675)
(三十六) 湘中红旗	(688)
(三十七) 三进星城	(709)
(三十八) 解放区的天	(726)
(三十九) 红色风暴(上)	(756)
(四十) 红色风暴(下)	(788)
(四十一) 田土情	(821)

潇湘梅(下)

(四十二) 风雨康乐园	(873)
(四十三) 苦日子	(918)
(四十四) 故乡的路	(966)

(四十五) 三门干部	(995)
(四十六) 红海洋乱潮	(1038)
(四十七) 欲哭无泪	(1090)
(四十八) 天开云散	(1150)
(四十九) 大海两岸	(1198)
(五 十) 情系桑梓	(1224)
(五十一) 叶落归根	(1270)
后 记	(1277)
上宁乡方言词汇表	(1279)

(一) 宁乡生根

“爹！大军杀过来啦！逃吧！”一个上身赤膊的伢子，惊恐万状，狂奔在南昌府南昌县青山谱朱桥泥沙官道上，叫着喊着“娘！快逃啊！”拐个弯，跳上一条小山路，撞开茅屋门板，瞪着恐怖的大眼对父母说：“前边打大仗了，再不逃，没命啦！”男主人一听儿子打探到确讯，再也不犹豫、侥幸了，背上早已打好的两个大包，挎上心爱的鸟铳，领着女儿，逗上大黑狗出了门。伢子挑起大担锅盆、碗筷和吃食，细脚女人带关破败的木门，知会隔壁彭家邻居。两家人都是走一步，回头望一眼，恋恋不舍地朝南边向塘逃去。黄昏时节，仓惶逃窜的难民三三两两汇合一起，凄凄惨惨再折向西边梅林的大路逃难。

背鸟铳的男主人叫梅九思，是个四十零岁的厚道农民，按祖上规矩，读过四年私塾，从祖宗代代相传的遗言和本家私塾先生的训诫中，晓得两千多年前梅家始祖叫梅伯，他几个儿孙被周武王在中州汝河之南。秦汉之际，豫州梅氏子孙几经战乱，分别向东南迁移，家家却记住了汝南这个郡望。他还知道寿州有个叫梅福的先祖，当过南昌县尉，子孙兴旺发达，东迁的一支成了宣城望族，两三百年前为躲蒙古兵蹂躏，其中一房又迁回了南昌这处故土。蒙古人打败了南宋王朝，这房梅姓族人传了十一二代，就到了元顺帝至正年间，汉族人受不了鞑子王公贵族的高压统治，北方、南方同时爆发了起义，战火燃起，血肉横飞。不几年，各路起义队伍你争我夺，你杀我抢，胜者为王败者寇，血流成河，生民涂炭，神州中华大地啊，又陷入了一场血与火的洗礼。叫化子出身的朱元璋，跟从郭子兴起兵安徽濠州，做了郭大帅女婿后，带领一支大军南下，渡过长江，直取九江，震动省城南昌。梅九思想不到朱元璋大军，这么快就在这里跟官军厮杀上了。古往今来，两军交战，玉石俱焚，败者逃窜抢掠，胜者烧杀奸淫，最受苦的是千千万万底层百姓。在七月毒日头曝晒下，梅家四口眼泪婆娑离乡别井，说不尽的悲痛。此时九江、南昌一带的逃难人流，拖娘带崽，号哭连天，他们一路向南，逃过吉安、赣州，逃过五岭，逃到粤北粤东；另一路向西，逃过宜春、萍乡，逃到湘东湘中。梅九思和邻居两家，随大流一步一挨，经樟树，拐吉安，进入了山区。

官军节节败退，大元政权分崩离析，匪患横行四乡。有天黄昏，三四十人的逃难队伍快近莲花地界，突然遭到一伙土匪洗劫，散碎银子、制钱和吃食，都被搜刮一空，连姑娘、女人也成了强盗的虏掠品。梅九思尽管有点点拳脚功夫，终究没护住十七岁的荷花。梅姑娘长得亭亭玉立，从小听过爹讲《烈女传》故事，品性高洁刚烈，听过族上老学先生讲始祖梅伯见纣王无道冒死进谏、先祖梅福见王莽弄权上书痛击的故事，沐浴祖上的高风亮节，她就像傲然挺立在冰雪中的红梅，满身骨气，狠狠咬了一口山大王的手肘，岩上纵身一跳，投江自尽了。邻居彭嫂被抢，回头望着丈夫哀号，彭小二气愤极了，冲上去夺人，活生生被大刀劈成两段。幸得有大黑狗护主，梅家父子流着泪水，拼命保住了邻居的小妹子，两家四口急急趁暮色逃进了一处山窝。梅家痛失爱女，彭家痛失双亲，梅婶眼泪长流，搂着惊魂不定的小姑娘，靠在石壁下坐了一晚。第二天天亮，四口人挑担背包，朝深山走去。在南昌朱桥乡下，梅九思是有名的猎手，他生性爱山，便在井冈山一带打了半个月猎，补充些吃食后，再从酃县进入没有战乱的湖南。

此处湖南啊，大元朝叫湖广行省湖南道。要是孙猴子再在天宫一打望：“哇！三湘四水，八百里洞庭，好辽阔哟！”是啊，“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唐朝诗圣杜甫曾如此赞叹过呀！这片神州热土，曾安息了中华始祖炎帝，分封了中华始祖黄帝的儿子少昊氏，曾留下舜帝南巡、二妃哭夫的凄美故事。在那浩浩荡荡、深蓝清澈的湘江下游，在那群山簇拥、层峦叠翠、盘道幽谷、古木参天的岳麓山下，屹立着一座中外闻名的文化古城——潭州，也就是长沙。“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泥湖”，道出了“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的古麓山寺，是何等庄严肃穆；而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张栻讲学授徒的岳麓书院，当时就号称宋代四大书院之首。书声琅琅，昔日学子所读图籍的书香，仿佛还久久弥留不散。这里的山、城之间，湘江被一分为二，永远都带着快意的笑脸，因为水陆洲这位千姿百媚的绝世仙姝，就永远静静地斜卧在他的怀中。“天心阁，鸽对阁，鸽飞阁不飞；橘子洲，舟挽洲，舟浮洲不浮”这首佳对，那鸽啊，曾引来了大汉贾谊才情横溢的长赋；那舟啊，曾招来了杜甫晚年漂泊湘江，老泪纵横，吟唱不尽的辛酸，也曾招来了大汉长沙王刘发建筑定王台孝母的创意，发自肺腑的思母悲情。

梅九思两家四口，心里酸酸，身子疲疲，哪晓得韵咯些味呀？他们只晓得逃呀、走呀，走呀、逃呀，一路向西向西，沿着潞水向下游走，过攸县，到衡山，又沿湘江向北走，在那渌口地方坐划子过了湘江。再向西向西，只有向西才安宁。

两个月之间，就这么跌跌撞撞、懵懵懂懂，来到了一处群山起伏、好似龙盘虎踞的地方，当地百姓说咯里是舜帝爷爷南巡落脚奏《韶乐》的宝地，叫做韶山。梅九思和儿子有德，在这几十里山陵地带又住了十几天，打了不少野物。有一天还碰到了一只吊睛白额猛虎，俗话说“人有三分怕虎，虎有七分怕人”，你不惹发它，它也就不会来咬你，彼此相安无事的。梅九思和儿子爬到大稠树上躲着，歇息着。老虎爬在草丛里打了一个盹，也就晃悠悠地踱开脚步走了。有德兴奋地问：“爹呀，这地方有神灵、有风水吧？”

梅九思跨在树杈上，高高地打量眼前、身后龙蟠虎踞的山峦，口里憋了两句，算作回复：

“如今到处这里称王，那里称帝。说不定今后这里也会出皇上呢！”

父子俩下得山来，四人一道背包担担，沿山路向西北方向行走。不知不觉，二十几里后就到了一处胜地：只见那田中间有水池有水井，在三个碗大的出水眼婆中，泉水滚滚冒出，惊奇的是这井水热气腾腾。九月重阳，移火进房，可这里周围却很热火，但见几个村妇用竹筒公装米放在这滚水里煮饭，也有细妹子把鸡蛋丢进这滚水里玩，过阵子竟用竹勺子捞起来剥开蛋壳吃。下首稍远处，只见一群婆婆在热水里洗衣，一群细伢子在水里尽情洗澡。梅九思鼓起眼珠看新奇，竟也学着当地人做法，在灰汤温泉里煮了饭，焖了野味，饱饱地唆了一餐。然后带着儿子也跳进了水池，美美地搓着身上的漫痂痂^①，说也怪，这热水滑滑的，不用擦肥皂角，身上的脏东西几下就去掉了。梅九思招呼堂客和干女在水池边洗了脸，洗了脚。歇息了两个时辰，一家又起身走路。走着走着，有德叫起来：“真怪，脚上的癣不痒啦！”

梅九思笑笑，答了腔：“是怪，我身上蚊子咬了一版版，竟然都不痒了啊！”

他那温顺的妻子接腔道：“神仙水吧？我脚罗踝胀痛一晌了，水里只泡得半个时辰，好像冒事了一样！”

天哪！这些江西乡下佬，哪里晓得他们所过之处，就是古书里早已记载的灰汤温泉呀！那三个泉眼水的温度有九十多度，水质硫黄重，不但能治皮肤病，而且还能治风湿，降脂肪，洗澡洗衣服还无需皂角、茶枯呢！

这个灰汤呀，大元朝时属宁乡县，而宁乡县就属潭州府（后改名长沙府）。逃

^① 漫痂痂：人体皮肤上的脏东西。

难的外省人不识路啊，要是本地人，就都知道从长沙府大西门渡过湘江，经岳麓山脚，过白箬铺、夏铎铺，沿着通向益阳、常德的官道西行一百里，或是从北门下湘江乘船北上，到达水势渺渺、波光粼粼的古镇靖港，再折西而驶，沿湘江支流洑水逆行八十里，便能抵达湘中大邑宁乡县城了。三国时吴国从湘中巨县益阳分出新阳县，司马昭一统江山后易名为新康，北宋年间，朝廷将此定名为宁乡县，意为太平安宁之乡，用意何等良善！千年古县宁乡，东靠长沙，南接湘潭，西邻湘乡，北偎益阳，古时与四邻均有驿道连接，亦谓四通八达。宁乡东部平原百数十里，西部丘陵连绵起伏。二百八十里长的洑水，西北从大洑山莽莽森林之间发源，泠泠流经黄材、横市；西南从洪界大山草丛、石灰岩石间发源，因溪水内多白色细沙，取名流沙河，但没有八百里，也未见过沙和尚，那浏清浏清的山水，潺潺地分别跳出青山桥和石桥铺，经过古军屯老粮仓，再窜出十里烂山礪子^①深谷，在双河口与洑水汇合，六七丈宽的河面，哗哗地流经双凫铺、回龙铺，再与灰汤而来的、带着暖气的乌江会合，然后经宁乡县邑南门口，声势浩大地一路高歌泻到靖港，投入到了湘江这条母亲河的宽阔怀抱（洑水今改道从新康入湘江）。洑水两岸，山清水秀。土壤、田泥都较薄，却异常酥软，十分肥沃，水田里稻浪滚滚，旱土中玉米、高粱满垌，家中养着花猪，湘乡、新化、安化这些上方人常常三五成群来购买猪崽仔，他们常不离口的一句话是：“茅屋砣砣，财主婆婆！”那个时代，宁乡人瓦屋不多，茅屋确实随处可觅。这里的田塍上、小溪边，长满着一望无际的粉红色野玫瑰，单瓣瓣，小朵小朵的；盛开着一望无际的白紫色田边菊，也是单瓣瓣，花芯子却是黄黄的，一样小朵小朵的。山坡上数不清的油茶花、油茶子，看不尽的映山红，一树树，一片片，还有那白桔木花，一丝丝，一丛丛，似那铺天盖地鹅毛雪。蜜蜂嗡嗡，蝴蝶翩翩，清风吹拂，好不醉人也！

宁乡西北边陲与益阳、桃江接界，桃花江就在那里流淌，千百年来不知出了多少美女，流传着多少美艳的故事！宁乡人称四周邻居是：“长沙里手湘潭漂，湘乡唔俺做牛叫。”“桃花江美女益阳伞，宁乡女子过得拣。”宁乡何只女子可比美人窝呀？那三千多年悠久灿烂的文化，才真是举世无双的。黄材有个十三洞，洞内石柱石笋，或立或倒吊，宛如千仙百佛，故名千佛洞，游人流连忘返，叹为观止。寨子村炭河里是四千年前殷商王朝一个小诸侯国故地，这里的四羊方尊，造

① 礪（kè）子：山谷、河谷。

型奇特，纹饰繁复，方形尊体凸出四只山羊，形像逼真。出土的人面方鼎，四周装饰人面浮雕，造型魁伟。这两件国宝，反映三千多年前宁乡先人高超的青铜铸造技巧和审美艺术水平，震撼了世界的眼球！从黄材翻过大洑山，在那青山环抱处有一佛教圣地——唐朝宰相裴休为灵祐禅师建造的密印寺，是中国佛教沩仰宗发祥地，万佛殿堂上那一万二千二百一十八尊金碧辉煌的菩萨，神态仪容各异，一千二百年来，无不令芸芸众生顶礼膜拜，心生敬畏与祈盼，世世代代，晨钟暮鼓，香火缭绕。至清末大诗僧、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八指头陀在此驻锡住持，“不是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法堂上他一声恫喝，唤醒了前世今生多少凡夫俗子，惹来了多少文人墨客！

话又说回来，秋分那天，秋高气爽。梅九思三口背包担担，摇摇晃晃，叮叮当当，走过流沙河，沿河经过景德古观、上流寺来到金猪湾，走出一个田埂，顺着右边一条小河，沿着山谷经过黄瓜竹山，从小路进入了比志桥。这里的山不高，长满松、杉、樟、桐，苍苍翠翠，四季常青。桥下那水啊在片石上流淌，清清爽爽，九思捧两口喝了，真叫人心旷神怡！绕过小石桥，爬上一小段山路，眼前豁然开朗，原来这里有一口大塘，塘基四周小草青翠欲滴，开满一溜溜野菊花，一片片红辣蓼。塘的四周是一层层的水田，扮禾后的干田里，两三个看牛伢子在玩泥巴坨，三条黄牯一条水牛婆子，甩动着尾巴，自由自在地在田里吃那禾菟公上新长出的嫩蒜子。蓝蓝的天，淡淡几片白云，近处只有几声狗叫，几声鸡鸣。遥望远方，一线高山横天而立。九思从那战火纷飞的江西，艰难逃难到这片静谧的世外桃源，不知是喜悦还是辛酸，眼眶里竟滚下了两滴清泪。他望着妻子，喊住有德说，这块好地方，太平世界哟！罗氏疼爱地盯着男人，瞧着儿子，摸摸干女的秀发，擦了把汗水，望着这个叫花园塘的地方，满意地点了点头。

花园塘左边山弯弯里有栋茅草独屋，住着个老婆婆与孙子相依为命，伢子姓石，十二三岁。他就在田埂上边看牛边扮泥巴炮，看见四个外乡人叽里咕噜讲话，便好奇地走上去看新奇，梅九思见他灵泛样子，便问“小哥，前边屋场叫什么呀？”“梅子湾。”石伢子大方地答复客人。

“屋里有人么？”九思想打听。

“我阿婆。”伢子头一偏，好奇地反问：“你俚哪里来呀？”

“江西。能进去讨杯茶喝吗？”一家人都渴了，梅九思期待地望着男孩说。

石伢子一听江西人，远方客呀，不由得瞪大了双眼，便很自然地领他们走向

茅屋。隔个几丈远，他大声叫喊：“阿婆，有客！”

随着话音，茅屋里一颠一颠走出位头发半白的小脚婆婆，怕有五六十岁光景，她惊奇地打量着眼前的生人子。身边的大黄狗友好地和大黑狗交头接耳，摇动尾巴。梅九思父子在地坪里放下包袱担子，连忙上前一叩手，启动老人家道：“我们是江西一路逃难过来的，讨碗茶吃，好不？”

宁乡西南边陲这山冲角眼里，世世代代冒见过兵闹过灾，民风极为淳朴。石阿婆见是逃难的远方客，个个都老实巴交的样子，连忙领他们进了屋，在灶屋炉子里放下梭筒钩公，挽瓢山泉水，挂上瓦炊壶，扒开炉子灰里埋着的火炽，卷上一把干松毛须子，就着吹火筒轻轻一吹，火燃了。梅九思坐在木窗下小饭桌前，新奇地看着阿婆烧开水。罗氏贤惠勤劳，立即起身帮阿婆在地炉子上一把一把烧毛柴，问阿婆几个人吃茶饭，老人家叹了口气回复说，本来四口人，作孽的么子安徽人造反，仗打到江西，官军吃了败仗，湖南咯边就抓丁练兵，“我崽不就被抓去了么！哎，媳妇前几年打摆子死了，眼下两婆孙过日子啰！冒得人做路了啊！”说着说着，眼泪掉到了茶碗里。

梅九思喝着阿婆泡的枫球子熏的清明绿茶，淳香入口，分外凉爽，又用手指扒出碗底嫩嫩的茶叶，塞进嘴里，嚼着嚼着，一种润润的、香香的、甜甜的感觉油然而生。他实在厚道，感到阿婆可亲，一碗茶也要报答的，便诚恳地对主人说：

“老人家冒劳力做工夫，你看我父子俩不是一身力气么？莫着急，今后我们就帮你作田吧！”

阿婆一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忙讲我只几间茅屋，雇工不起啊！

罗氏心善肠热，附和男人道：“阿婆，不要钱的，就只住老人家一间屋，吃几口饭。作田种菜，他耶崽包得了，我跟女儿还能喂猪喂鸡，刷麻搓绳打鞋底呢！”

阿婆听罢，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孙伢子竟快活得跳了起来，连连叫着“要得！要得！”

就这样，中国这两户不同省份、无亲无故、素不相识的百姓，在那无情战火的岁月里，在那重重灾难中走到了一起，不需刨根问底，不需金钱交易，互相帮衬着，体贴着，温暖着，这就是中国底层善良的老百姓！

第二年过了芒种，梅九思帮石阿婆田里插完秧，土里栽满高粱、玉米，忙完农事，适逢闲时，便把从江西背过来的鸟铳擦得乌黑溜光，还向邻居借了支短铳，

把石阿婆崽留下的梭镖也磨得雪亮雪亮，背上三天的吃食，吹着口哨，喊上有德，叫上石伢子，两只赶山狗，一黄一黑，汪！汪！汪！晓得主人又要上山打猎了，一路欢快地叫着。小队伍从花园塘右边爬上了洪界大山，头天放晴，只打到三只兔子一只麂子，天黑便在梅树坳一块大石板下面歇息。一轮月亮照在梅树林里，影子粉粉白白，微风习习，只听山鸟吱吱喳喳鸣叫，虫子啾啾，梅叶也发出娑娑和声。大小三个男人放下刀枪，嚼着女人家用桐子叶包着的荞麦粑粑，喝着青石头缝里滴下的泉水，慢慢入睡了。

汪！汪汪！大概是赶山狗从山上先看到了日出，欢快地叫醒了主人。有德一个滚子立起身，摸上短铳，喊道：“耶耶！日头出来了！”他在南昌时叫“爹爹”，到了咯里，入乡随俗，改口叫父亲为“耶耶”了。

梅九思摇了摇身边不再鼾睡的石伢子，一屁股坐起来，揉揉眼皮，搓了搓脸，吐了口痰，算是打猎汉子的洗漱了。他走出青石板洞口，放眼望去，喔唷！咯段大山，竟尽是梅树，树干有饭碗大的，也有菜碗大的，有丈多高的，甚至两三丈高的，青青浓密的叶子，在旭日照射下更显得翠绿，叶子缝隙中，漏出一束束阳光，白茫茫照得眼花。有德眼尖，大声喊着树上有好多梅子呢！梅九思仔细瞧去，嗨！树树梅枝上，片片绿叶下，不知结了多少嫩绿的梅子，他咽了下口水，在这梅子树海洋里，信步向山上走去。站在一脚踏两县的八九百米高的山尖上，霞光万丈，气象万千，他这个泥脚巴子没有读书人的雅兴，只是深深吸了几口新鲜空气，乍一低头，便看到一块四尺高的大青石板，斜晒在冬茅草堆公里，上面工工整整刻着“梅树坳”三个大字。正在不解时，猛听到下边拖长声音喊“吧吧——”。“吧吧”是么子？说来好笑，上宁乡喊爸爸叫“耶耶”，喊伯伯叫“吧吧”，听起来就像“爸爸”的发音了。梅九思晓得石伢子寻他，也拖长声音“哎——”地应答了一声。说时迟那时快，突然就窜上两只赶山狗，随风而到的便是如同亲侄的石伢子。他摸摸小孩光脑壳前顶那块四方黑头发，记得去冬今春担石灰，少说也在咯里爬过七八回，可每次蹬的是山间陡路，看的也只是路边梅花，今天从大片大片梅林中窜上山尖，就问细伢子，为么子界碑不立在坳上那人行路上呢？

“耶耶讲，咯块碑本来在坳顶上路边，湘乡蛮子过坳来宁乡咯边山里偷栗棍子煨木炭，有天夜里就把它撬走了。嗨吧，原来他俚把界碑撂到咯个鬼脑壳地方来了！”石伢子似乎发现了什么，得意地笑了起来。

原来宁乡西南边陲有一线大山，由北向南，横天而立，把湘乡（今湘乡、娄底）与宁乡隔开。当地人叫做洪界大山，主峰海拔八百七十六米，堪称宁邑次高点，它连绵二三十里，没有大森林，全是毛柴茅草，稍大一点的是栗树棒棒，老虎野猪出没无常，麂子狐兔，比比皆是。这山麻石（花岗岩）少，青石（石灰石）多。湘乡那边田土少，但企石仑、恩口产煤，靠山吃山，当地百姓就在万家坪、对联冲一带，一锤一炮开凿那取之不尽的青石头，利用煤炭烧起石灰来。宁乡这边的农民，祖祖辈辈，几百年来春节前后两个月的空闲日子里，一家家耶耶崽崽，一群群邻里乡亲，挑着篾筐，爬上那一千五百余级青石板铺成的高高碑基坳，或是梅树坳，在坳上关老爷神像前烧过香，再蹬蹬蹬，又下行五里去担石灰块块。这石灰啊不是用来砌屋的，那时农民用不起，财主人家才有白粉壁房屋，而是石灰撒到水田后，能杀虫，能肥田，还能调和宁乡水田的酸度。湘乡有石灰，宁乡有谷米，历朝历代，就是这么互相依存，互相照应的。

上文说到碑基坳，以解起的名？原来元明以来，咯里两县农民经常为山权呷皮打架。湘乡人骂：娘块麻皮，宁乡鬼脑壳都是豺狗子！宁乡人骂：牛马屎的，湘乡斫脑壳都是忘眼狗！其实只是湘乡人凶蛮些，宁乡人精点而已。于是两地官绅出面，在大坳上埋块青石大界碑，起个茶亭，还塑个忠肝义胆的关云长神像镇守，自此两县农民无大斗，都说是关老爷显灵，碑基坳也就上了地方志。梅树坳又以解得的名？相传北宋年间浙江杭州西湖边有个姓林的隐士，诗文书画无不精通，人品端正，德行高尚，皇帝要他做官，他就是不出山，终生不娶，只与梅花仙鹤为伴。他的《山园小梅》诗前四句咏道：“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把梅花那神清骨秀、高洁端庄、幽独超逸的气质风韵写绝了，以至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吟出“未须草草赋梅花，多少骚人词客。总被西湖林处士，不肯分留风月”，奉劝世上诗人不要草草去歌唱梅花了。他仙逝后，玉帝老子降旨道：“林和靖，你就带着梅妻鹤子，去湖湘大地那大洑山西南，一座叫洪界大山的出处再续前缘吧！”林处士奉旨飘到宁乡此山后，就在满山遍野种上梅树，经仙人点化，咯里的冬末春初，普山普岭那梅花啊，粉红粉红，担石灰的人看着看着啊，脚筋都不痛了。春夏之交时，满山遍野那梅子啊，毛茸茸、嫩绿绿、味苦苦。过个半月，绒毛褪了，果色青青，质地脆脆，味道酸酸，惹来无数村姑少妇摘呀，笑呀，过路行人也一起来闹，担石灰的人啊望着望着，嘴里流口水了，劲鼓鼓咧，梅树坳，梅树坳，苦中有乐啊！梅树坳远近有了名，